

军媒视窗



1月7日

人人挑担子，再夺第一名

空军某旅某连考核失利后奋起直追的一段经历

杨潇 陈紫奇

“我们来自天南地北却血脉相连”

——推荐第79集团军某旅某连指导员薄楠收到的一封感谢信

读者推荐

彭德怀元帅说：“把士兵的难事当成自己的难事解决，这样的单位，一定是团结一心的，一定是能打胜仗的。”前不久，第79集团军某旅某连战士李庆祥的母亲不幸离世。该旅三级党组织闻讯，携手帮助这名战士渡过难关，书写了一段爱兵为兵的佳话。近日，这名战士给连队指导员薄楠写来感谢信，在表达感谢之情的同时吐露扎根军营、建功军营的心声。经本人同意，我们摘录这封信推荐给军报，以飨读者。

(本报特约记者 海洋推荐)

尊敬的指导员：

您好！我是三排八班战士李庆祥。这是一封感谢信，我不仅想表达深深的谢意，也有一些心里话想对您说，希望您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看完这封信。

我是云南临沧人，父亲2002年因病去世。当时我只有2岁，是母亲把我拉扯大。她从来不怨天尤人，一个人把生活的重担扛在肩上，我也学着她的坚强一步步成长。

我一直在想，这样也好，我会努力长大，成为一个能够承担起责任的人。总有一天，我也会娶妻生子，会让这个只有两个人的家越来越大，让母亲脸上露出更多的笑容，让未来越来越好。她养育我长大，我照顾她终老。

2023年9月，我应征入伍。不怕您笑话，这个决定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母亲建议的。当时我大学刚毕业，对前路有些迷茫，不知道是按所学专业找工作，还是另寻他路谋生。母亲对我说：“去当兵吧，职业光荣，能受到锻炼，多干几年政府还给安排工作，妈妈也就不用担心你了。”

于是，我带着好奇和忐忑，参军入伍来到部队。现在想想，这个动机真的算不上“高大上”。

相比地方，军营要求确实严格，训练也很苦。我记得刚连队时，您来到新兵班，逐个询问我们有没有困难，生活适不适应。那个时候，我就对您产生好感，觉得您平易近人，很温暖。

时间过得很快，等我习惯了部队的生活，在大家的帮助下逐渐成长懂事时，一年时间也转瞬即逝。

然而，我没想到，噩耗却不期而至——母亲病危，已经在重症监护室了。我甚至忘记了那一天我是用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当时我整个人都愣住了，大脑“宕机”，四肢发软，直到您迅速向营里汇报批准我赶回家，并让副班长陪同，我才好像回过神一丝。我还记得，您看我的眼神里带着担忧。只是我忘了，忘了对您说上一句“谢谢”。

坐上飞机后，我其实就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害怕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我甚至错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难道我做错了什么，让母亲遇到这样的磨难？一定要平安啊，我只有母亲了。

遗憾的是，等我赶到医院时，还是晚了。母亲去世了，我连她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

那一刻，我很想哭。我站在医院楼道里，来来往人的人那么多，我却感到很孤单，整个人的灵魂好像被抽离，脑袋里什么都没有，仿佛跌进了黑暗深渊。

没想到，就在我回家后的第3天，您来了。您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后面的事情交给我们。”然后，带着我处理母亲的后事，帮我为母亲购买墓地，与拖欠母亲钱款的借款人协商。有些借款人态度恶劣，您毫不在意，不厌其烦去人或到公安局、往法院，联系认识的律师和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最终帮我追回欠款。

回忆那短短的9天，我的心情低落到极点，世界好像都失去了色彩，但您和副班长坚定地站在我身旁帮助我、保护我。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人总要经受这样那样的磨难？一个人究竟要经历什么，才能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直到有一天您对我说：“庆祥，你知道为什么有军人这个职业吗？”我回答说：“为了保家卫国。”

您接着问道：“为什么要保家卫国呢？”当时我愣了一下，并不清楚您为什么要这么问。

您的答案，我谨记在心。您说，很多人觉得“保家卫国”这个词太大、太沉重，我认为，军人的存在意味着“守护”，因为我们都有一颗发自内心的想追求美好的心，有想要守护的爱人和亲人，这些理由、这些原因，决定了军人这个职业的出现。于是，我们历经磨难困苦而昂扬不倒，我们来自天南地北却血脉相连，不是因为选择了这条路，才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而是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所以注定会走上这条路。这片大地上从来不缺苦难，缺的是迎难而上的人。

那一刻，我肩膀上的手温暖而有力。您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希望你以后可以继续努力。”

时至今日，我曾被病痛苦楚伤害过的心，重新燃起了火焰。感谢，并不能完全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我想说的是，从这一刻起，我真正发自内心的想在部队好好干下去，想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真正纯粹、真正真诚的军人，为了母亲，为了自己，为了您和领导、战友的关心关爱。

指导员，请相信我，我会变得更加坚强。在黑暗深渊下被阳光照耀过的人，不会再惧怕寒冷！

三排八班战士 李庆祥
(应主人公要求，本版中李庆祥为化名)

图①：第79集团军某旅某连战士学习使用修理工具。

图②：第79集团军某旅某连战士进行400米障碍训练。

图③：第79集团军某旅某连指导员薄楠收到的感谢信。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钟卫摄
制图：唐硕



当好战士最坚强的后盾

■第79集团军某旅某连指导员 薄楠

寒冬时节，组训法集训现场，一名上等兵正手拿教具，声情并茂地进行授课示范。参训人员中，既有连队主官，也有比这名上等兵年长许多的军士骨干，大家都在认真听讲。

这名上等兵叫李庆祥。看到他如今的表现，一旁的教导员转过头，欣慰地对我说：“战士的成长转变离不开组织的关爱帮助。我们一线带兵人，要努力当好战士最坚强的后盾！”教导员的话，让一阵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思绪也回到半个月前。

那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准备教案，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自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县武装部值班室，告知连队上等兵李庆祥的母亲突发疾病被送往医院，情况很不乐观。将他的母亲送往医院的亲戚没有李庆祥的联系方式，无奈之下只能通过县武装部联系部队帮忙转达，恳请部队批准李庆祥请假回家。

听到消息，我的心情五味杂陈。李庆祥的家庭情况我是了解一些的，父亲去世后他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如今，母亲又身患重病，可想而知这对一个年轻的战士会是何等的打击。

“庆祥，你的母亲现在情况不是很好，你要挺住。我们立刻帮你请假，你先回家，看看具体情况……”我小心翼翼地和李庆祥说明情况。我清楚记得，他当时整个人看上去有点蒙，好像还没

有反应过来。说实话，考虑到李庆祥母亲的病情，而且回家后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可他岁数不大，社会经验不足，我当即萌生选派一名骨干陪同他回家的想法。

我和连长专程向营长和教导员请示汇报，得到批准。然而，新的情况不期而至。李庆祥赶回家的途中，他的母亲已溘然离世。陪同的副班长冀成龙告诉我，李庆祥母亲生前曾说起自己有一笔积蓄，但这些“积蓄”其实是数十张金额不等的借条，不少借款人李庆祥并不认识，担心这些借款能否要得回来。

我了解到，李庆祥的母亲生前从事装修行业，与许多人有经济往来。由于她突然离世，单靠副班长冀成龙和李庆祥两人很难妥善处理好这样复杂的情况。我在电话里告诉李庆祥：“你先好好料理母亲的后事，至于欠款的事，我和连长帮你想办法。我们俩解决了，还有营党委和旅党委！”

电话那头，李庆祥的语气十分平静。他只是轻轻地说：“谢谢指导员，谢谢……”

李庆祥表现得越平静，我的心里越不是滋味。连队迅速将情况逐级上报，“战士痛失亲人，我们就是他们坚强的后盾，一定要把问题解决好！”旅值班领导当即指派人员协调法律援助，同时以机关的名义出面电告、函告当地人武

部、公安局等部门，请求协助追回借款。通过旅保卫科向律师进行咨询后，我经旅营首长批准，带着协助函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牵挂，来到千里之外的云县。

“指导员，您怎么来了？”李庆祥见到我的那一刻，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哭出声来。不知为何，他哭出来，我悬着的心反而好受了一些。我抱住李庆祥安慰道：“大家都很关心你，你放心吧，后面的事情交给我们。”

随后的几天，我和冀成龙一边帮助李庆祥为他的母亲购置墓地，一边联系借款人。每当进展不顺利时，我都会及时联系旅营首长，商讨解决措施，坚定我们维护战士合法权益的决心。

最终，在三级党组织的齐心协力下，我和冀成龙帮助李庆祥料理好母亲的后事，还为其追回欠款。

返程途中，李庆祥含着眼泪对我说：“指导员，这9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9天，不仅让我成长，也让我真切感受到部队各级组织的关爱与关怀。今后的日子里，我一定努力工作、好好生活，回报组织的恩情！”

看着他重新变得明亮的眼眸，压在我心头的这块石头终于搬走了。我拍着他的肩膀说：“加油，我们相信你！”

(李华成、本报特约通讯员王钟卫整理)

操作原理的过程。舱内虽然嘈杂，艇员们的动作却井然有序。他们摸着冰冷的管路，试图弄清楚每一处阀门、每一个按钮的作用和运作原理，有的艇员还带着手电筒钻进漆黑的舱底。我拿起相机，拍下他们满是油污却精神饱满的身影。

2024年，“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活动在全军如火如荼开展，一位军报编辑约我采写一篇相关稿件。我立刻想到艇员队在远航期间每日都会编发的《水下长城报》，上面记录的点滴日常不正是潜艇兵在大洋之中默默奋斗的绝佳注脚吗？我采访了艇员队数位官兵，以不同视角感受他们对潜艇事业共同的热爱与追求，其中不乏第一次远航的兴奋、遭遇风浪产生的眩晕、设备发生故障时的紧张，以及思念亲人的情愫，我都一一记录下来。

稿件见报后，我一转发给接受过采访的艇员们。《水下长城报》编辑之一的柳琛给我发来消息：“看到我们的故事在军报上刊登，更加觉得这份工作充满了意义。即使我的笔触稚嫩，摄影技术还有很大进步空间，我仍仍能为从事这份工作感到幸运和骄傲。”

2021年，我从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不过，身在海军，我却看不见海。每天，飞机在头顶呼啸而过，发出的轰鸣声震动着办公室的玻璃窗。我问飞行员，你们每次起飞是去干啥？

“去捕鱼啊。”他们开玩笑地说。准确地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猎鲨”，开展反潜训练。海天之间，飞机与潜艇“你追我藏”，反潜机组编织“猎鲨网”，在茫茫大海寻找“黑鲨”踪迹。

看着飞机消失在天际，我不由得想，对手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

2023年夏天，我通过选调，来到新单位。新单位正是“老对手”所在的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

隐秘而伟大，是我对潜艇兵的最初印象。此前，我对潜艇兵的了解，多源于军报上的相关报道——他们常年潜伏在深海大洋，直面海洋深处的未知风险。

报到第一天，我来到码头参观。那一刻，军报上的铅字仿佛“活”了过来，一座座庞然大物真切地出现在我眼前：大海澄澈湛蓝，不时有海鸥掠过海面。潜艇舰桥上军旗猎猎，乌黑锃亮的潜艇如一座巨鲸状安静卧，散发着冷峻沉稳的气息。

那时，夏日的暑气还未消散，码头热气蒸腾。几名身着海魂衫的艇员蹲在甲板上，正在涂刷油漆。他们的皮

肤，晒得如潜艇一般黝黑。

见我走近，一名艇员抬起胳膊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说道：“这油漆味道大，别靠太近。”

可我还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提出想到艇艇内部看看。

“当然可以。”带队的干事说，“既然来了，就是咱们潜艇兵的一分子，一定要上艇看看。”

经过批准，我小心翼翼地随升降口向下爬。进入艇艇的通道很深。灿烂的阳光、海鸥的鸣叫、清新的海风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幽闭与寂静。

落地后，我有些气喘，很久没有爬过这么长的梯子了。环顾四周，纵横交错的管道、密密麻麻的阀门遍布舱室，即使我身材不高，也觉得空间狭小，转身或行走时，总能碰到几处“铁疙瘩”。

穿过水密门，我来到指挥舱，几名艇员正在进行损管训练。他们快速而大声地报告口令，几个人挤在一起，行

动起来却很灵活。关闭开关、检查管路、转动阀门……一番操作行云流水，他们各司其职，很快完成一处“破损”管路的堵漏工作。

“报告，损管堵漏完毕！”一位一级军士长神情严肃，紧盯看艇员们完成操作后，果断按下计时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艇员们操作中的疏漏，提出更高的要求：“下一次，我们将进行蒙眼操作，完成时限与今天一样。”

我问这位一级军士长，对艇员的要求必须这么严格吗？他说：“潜艇兵有句话，百人同穿一杆枪，必须人人过得硬。没有平时的严格训练，形成不了‘肌肉记忆’，危急时刻怎么能做到快速反应？”

“驾驭潜艇如同在‘刀尖上跳集体舞’，不允许一个站位不协调、一个动作跟不上。”我想起军报上描述潜艇兵的一句话。跳好“集体舞”的背后，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把每一个课目、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动作都练到极致，

“蓝鲸”从这里启航

曹东南

还要把每个人的“单独肌肉记忆”练成步调一致的“集体肌肉记忆”，才能做到“同舟共济一条心、协同配合如一人”。

为了尽快熟悉这支部队，我经常去同艇员们交流。一次，我来到艇员队，看到宿舍楼每一层的走廊都立着一块白板，上面张贴着装备结构图。宿舍里空荡荡的，到了饭点在食堂也经常看不见他们。我询问后得知，当时艇员队正在接装新装备，艇员们为了尽快掌握操作技能，都加班加点在艇上学习。

我来到码头，下到舱内，看到艇员们三五成群围在一处设备旁进行操作训练，有人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录，有人拿着录像机，拍摄老技师讲解设备



我和军报的故事